

活字

我的黄土高原

柏原乡土小说自选集

柏原 著



甘肃文化出版社

我的黄土高原

柏原乡土小说选

柏原 著



甘肃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的黄土高原：柏原乡土小说自选集 / 柏原著.
-- 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15.12
ISBN 978-7-5490-0971-8

I. ①我… II. ①柏…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
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311121号

我的黄土高原：柏原乡土小说自选集

柏 原 | 著

责任编辑 | 原彦平 鲁小娜

封面设计 | 陈晓燕

出版发行 |  甘肃文化出版社

网 址 | <http://www.gswenhua.cn>

投稿邮箱 | press@gswenhua.cn

地 址 | 兰州市城关区曹家巷 1 号 | 730030 (邮编)

营销中心 | 王 俊 贾 莉

电 话 | 0931-8454870 8430531 (传真)

印 刷 | 甘肃新华印刷厂

开 本 | 787 毫米×1092 毫米 1/32

字 数 | 327 千

印 张 | 15

版 次 | 2016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6 年 3 月第 1 次

书 号 | ISBN 978-7-5490-0971-8

定 价 | 40.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举报电话：0931-8454870)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们联系)

目录

MULU

白雨葫芦河	001
黄金叶	020
瘰沟	040
柳碑	053
都干事	074
老窑新传	090
背耳子看山	107
饱够鸟叫了	121
黄豆谜语	137
莎草塬余有功	157
高粱地的鸦片战争	180
闹了个全省第二	195
毛家沟蹲点	205
喊会	229
大窑	244

目录

MULU

奔袭	267
挖墙	288
奶头山印象	305
圆大头	314
苦水河	329
天桥崂岬	348
豹子掌	373
阿喜	386
山山有个叫牟老好的名人	405
名叫芦花的动漫	423
睡到半夜里打草圖	434
夜黑来下了一场雪	445
王上游与朱丽英 ——2010年的魔幻现实主义叙事	453

白雨葫芦河

1

沟帮子老板,从新式的红砖房院出来,举手投足俨然是小城里一位副科级经理。

只是习惯性地蹲下来,立即暴露了葫芦河的形体文化。身子叠作三折,蹲茅厕似的一蹲半晌,是谓圪蹴。而且,平白无故地啐一口,黄土地乐于接受他的这一口,啐下无论是什么即被吸收,但是城里的水泥路面和瓷砖地板,对此可是憎恶极了。

皱起额,向上望一眼,天穹依然澄澈高远,蓝得像一块水晶,一匹蓝白图案的锦缎。云朵轮廓极为清晰,并且白得十分纯净,唯沟壕后面层层叠叠地竖起的一堵,边缘模糊色泽浑浊,那可不是好兆头。这当儿,打火机火苗像蛇信子嗖地一探,随即从鼻孔里窜出两股白烟。烟的香芬在沟谷间迅速辐射,爷儿父子离着几百步远的,马上嗅到沟帮子老板的高级香烟了,有人竟然煞有介事地打一个喷嚏。

沟帮子村庄总归有它的一点好处,空气纯净极啦!

稍带睥睨的目光沿沟帮子缓缓伸展,首先扫见沟帮子老大。这会,老大圪蹴在自家庄咀上,同样咂着一根香烟,一副坐看云落云起的样子。实际呢,他时时垂下眼帘,俯瞰着沟帮子所有的人和事。

门前塄坎下,有一条下沟去的坡路。路上走过的人仰面问道,八叔,天要发白雨么?老板垂眼一瞥,是老四家十四娃,啐一口。娃看沟塄的云来者不善,抢时间下沟去多挑几趟清水,今天他是给老大家打工。十四娃问天会不会发白雨,不过是向头顶上蹲的这位叔表示表示亲近,就跟城里人见面说“早晨好”差不多。天下不下雨人管得着吗?八叔鼻腔里哼一哼。

而后,视线再次循沟帮子伸展出去,再次扫描到咂香烟的老大。这一辈人中间,有哥俩完全淘汰了旱烟锅子旱烟棒棒,就是这老八和那老大。兄弟俩的区别是,老八喜欢从鼻孔往出冒两股,老大则喜欢咽下肚里去,隔好久才由嘴巴吐一团。读过神魔小说的人戏称兄弟俩“哼哈二将”,你冒两股子,我就吐一团,隔几座庄头搞电子对抗。

老大家今天有喜事,酒醇肉香一阵一阵地随风飘过,贺喜行情的人进进出出。女人衣裳鲜艳,男人拎着干净的包包,男人女人嘴唇都油汪汪的。同时,门前围上几只陌生的狗,同时,树梢落下几只罕见的花鸽。葫芦河行政村老资格村官嘛,领导河西河东十多个自然村呢。在沟帮子同辈中,按年龄实际上他该排在第三,可是如今上一辈人大都下场了,已不构成层带的阵容,将蓄唇髭的这茬男人,公然摆起“老”来,以老大老二、老八老九相呼。他当过生产大队主任,当过行政村村支书,弟兄们都喜欢称其老大。

十四娃循九阶坡路爬上，歇下担，喘几口气，说，八叔哎，葫芦河该架一座桥啦！挑一副水桶爬坡，对小伙子也不算多大重负，他是借机歇歇担，吹捧一下这位发了财的叔，刚好坎下避开老大的视线。老八讥消地一笑，不拿正眼瞧他。

确乎，葫芦河该造一座桥的！要是有一座桥，就大大方便了河西河东十多个自然村，与川道里逶迤而行的一条简易公路衔接，通向沟外面的广阔世界，其经济的文化的效益不言而喻。这一新潮观点，老八宣传四五年了，却一直不能赢得众弟兄的反响。八叔揶揄道，娃娃，你这话，是听县委书记讲的，还是听市委书记讲的？十四娃夸大声气说，咳咳——您老叔头一个讲的嘛，沟帮子谁人不晓！

老叔瞳仁倏忽一亮，里面有了色彩。

沟溪对面，行政村所属的桃杏园，绿荫丛中红裙子一闪，像三月里一枝探出墙头的杏花。循老叔的目光偷偷看过去，晓得那就是八叔的相好，不，城里现在时髦叫“情人”，八叔的情人。人家可不是什么小姐，原是分配到村小学教书，八叔在县城开了家建筑材料专营店，高薪聘她去做营业经理。十四娃嘴角咧到一边的耳根了，故作惊愕说，噢噢！八叔，白雨要发了！老叔失态地哦了一声，收回目光，随之隔坎抛下一支带咀的高级烟。十四娃两手盛住，搁鼻尖嗅一嗅，小心翼翼地卡在耳沟，颤悠着榆木水担走了。

果真，沟壑的云黑色渐渐加重，原先的典型塑造变成了魔幻表现。云团忽而画狗，忽而画熊，或像是东非草原的角马迁徙，或像是南亚丛林的野象移群，一旦受惊便呼啸奔腾而来，任何力量都遏止

不了。

云头掩住了高高的梁峁，炎阳倏然遮蔽，光芒不再那么耀眼眩目。

但是，此时的沟谷景物反倒最见清晰。从庄耳咀咀俯瞰下去，葫芦河像一幅古典风格的油画，红黄绿蓝，重重渍染，极富静态的立体的美感。那是一阶一阶的秋禾梯田，每一层阶几何形状相似，而每一层阶品种截然不同。都因为承包户自主经营各家种各家，才组合成了如此美妙的图案。真正理解它的是庄稼人，这般阶梯坡地，这样作物布局，是打不下商品粮的。

哈，八掌柜哎——半晌，老大从庄耳咀上打声招呼过来。

有指示么老大——老八在自家门前这边回过去。

2

墚坎下，爬坡的人喘着气也是忍俊不禁。

沟帮子弟兄阵容颇大，往前数上九代，原只是一对苦难夫妻，所以迄今长幼尊卑的伦理颇显稳固。同辈男人按自然序数排列，年幼的对年长的叫大哥二哥，乃至叫到十三哥十四哥，年大的对年小的称老几老几，十位数后加一“小”字，如小老五小老六。

然而这哥俩，均有悖宗法观念。老大称老八“八掌柜”，掌柜者，乃旧社会的有钱人，旧社会有钱人到新社会，大都变作阶级敌人了，吃足苦头。老八现在创办一家私营建筑工程公司，变得比旧社会的

有钱人还有钱，所以这一声“掌柜”叫得是意味深长。相应地，老八也不尊称大哥，一贯叫他老大，口吻不卑不亢，是叫哥呢还是叫官呢？

坎下失笑的人是老七。赶老大家娶媳妇酒宴开场，吆牲口下沟去饮水。一边吆牛喝驴，一边执锨操牛屎，牲口饮完水爬坡时，屙得挺多的。

老七收敛窃笑，说，沟沟里有啥风景看上？沟沟里，经他的嘴一念特富于地方风味，带一股酸腐气。老八脸子微微一红，河那边的红裙女子，已经下到河溪水畔，洗衣裳干什么。一位洋派女子来河溪水畔洗洗衣裳，确是一幅难得一见的风景画。老七眯着眼，一脸的正经相，说，哪来的洋妞，裙裙儿艳的。老七形象粗陋，说话却嗲得不行，好用一些个软软的叠音词，譬如刚才那个“沟沟里”。老八含混道，莫不是老大远路上贺喜来的亲戚，我看着眼生。老七更加渲染道，看吵看吵，脸脸儿白的，腰腰儿细的，沟子一撅圆嘟嘟的……老八卡断说，你把你的牛屎啐啐操心！人家沟子圆不圆，你舔人家沟子呀？

葫芦河有句土话——舔沟子，意思相当于拍马屁，老七平时常用嗲腔软调拍一拍老大。老七龇出黑牙露出酸笑，说，哥丢一句笑嘛，看你还急了，瞧人家，想走列石哩不敢走，你就不诚心给架座桥吗？别的不凭了，就凭人家洋洋的城里人，也该掏钱给架一座。老八冷淡道，桥是千人走万人过的东西，造一座桥那要河两岸所有的人出钱出力，我就是有本事架一座，算怎个说法？老七说，嘚儿嘚儿，啾啾啾！

原来，饮水的牲口已经走远，他急着撵牛去了。牛尾巴向后直竖，就须关注一泡牛屎，马上忘了一座桥。

在河溪清澈的时候，列石远看像一串玛瑙项链，间距均匀，晶莹反光。走到河溪岸边就近一看，却像一只只潜伏波下的老鳖，甲壳微露水面，个个长得比南瓜还大。行人来到岸边，瞅准这一串居心叵测的老鳖，当右脚踩住一只的一刹那，左脚赶上去踩住第二只，挪出右脚赶紧去踩第三只……一步一只，动作敏捷，心理果断，不等这一串老鳖神经反射完成，七八跳或十来跳，已经跨过一道溪流。当地谚语：紧走列石慢过桥。

桥在哪呢？即便是一座独木桥，葫芦河上上下下怎么连一座桥也不见？

石榴裙，白嫩嫩的小腿，鞋尖点着一串列石，一、二、三、四、五、六、七……舞蹈一样跳过来了，咯咯咯地笑。盘踞在庄耳咀上的老大，下眼睑肉囊和嘴角僵硬地垂下，垂老长。她，刚分到葫芦河小学那会，老大请见过世面的老八出面做媒，给他家三娃说个对象，三娃当时被乡府聘作一名干事，干事配一名小学教师也配得。隔好久，老八回复说，人家姑娘不愿在葫芦河落户，老大淡然一笑，也就罢了。后来乡府挑选她去乡党委做文秘，老大坚决不放人，可是他绝未想到，老八把人直接弄县城里去了。老叔给小侄介绍对象，介绍成了自己的小蜜，这算怎的一说？葫芦河的伦理架构动摇啦。

老八在县城买的商品楼住宅，附带解决几名城市户口。点电灯，饮自来水，吃大米饭烧蜂窝煤，婆娘娃娃一进城就不肯返乡了。米面肉菜全出在市场，花样又多又方便，种地干吗？老八却反过头说，城里太嘈杂了，空气不好闻，还是住在咱的葫芦河清静。得空，就坐客

货两用车回沟帮子小住一段。他一回来，她就会乘他的便车，回原单位小学校玩几天。但是待到春种夏收大忙时节，婆娘娃娃回老家经管责任田的时候，八掌柜却说忙得回不来了。

八掌柜哎，看天下呀不？老大吐出一团白雾。远远觑着，她踩着那串列石又飘过去，七六五四三二一，一跳，红裙张扬，露出葱白的上半截腿。当然这是预演性的，此时还不是真正过列石的时辰。

老天喔事谁说得准？老八回应道，鼻孔喷出两股青烟。他明白，当她真正过列石的时候，沟帮子喔怂人，不知出于何种心理，或是秉承了谁的旨意，把本来排列均匀的列石偷偷挪动一下间距。那时，她就会连鞋带袜杵进水里去，俗话是“打两瓶油”。

猛的一声炸响！

沟塍山崩震撼，余韵在整条沟壑间折射回旋。石榴裙女子端起洗衣盆，向沟帮子红砖墙院最后膘一眼，扭着柔韧的腰肢，往她暂住的校园去了。

于是啐一口，立起身，理了理板裤棱线。再扫一眼酒肉飘逸、气氛氤氲的老大家的庄院，不无恶意地说，下吧！下猛点！

3

不能老是这样圪蹴着了。

本来，风水先生判定，今天是个黄道吉日，所以决定今天给三娃办事。大清早，一队人马吹吹打打向东川赶去，按本地风俗最迟在后晌时

分接新媳妇回来。男方这边，唢呐、锣鼓、鞭炮、收录机、照相机……一应俱全。十几张方桌，百十来把椅子，也都排放有序。全村爷儿父子，有的蒸大白馒头，有的煮四方块红猪肉，时刻预备着登门庆贺，或者说是乘机来老大家美美地吃两顿。要是，傍晚前葫芦河发了洪水，接亲的队伍被一道洪流阻在河那边，一场喜事就给搅喽，起码是十几桌酒席打水漂了。

葫芦沟，的确应该架一座桥的！你以为这半晌，深知时间即金钱的农民企业家，圪蹴在门前看的是什麼景？寄情沟壑梁峁坐看云起云落么？

应老八一句不无恶意的鼓动，一股风头突然变得有些凉意，白雨骤然而降！东一个西一个的大雨点子，砸得干硬的地皮和秋禾叶秆噼啪惊响，地表溅起一簇簇淡黄尘雾。夏收后遭遇久旱，俩月未下透雨，地表积了厚厚一层浮尘。很快，雨点的音符节律分不清了，只见密密的水线往下倾泻，沟帮村落顿时淹没在一派嘈杂轰鸣中。老八并未立即躲进红砖房院，只是往树冠浓郁的大核桃树底下躲了躲。

他已经没有鼓动的意思了，开始担心泊在沟道的一支车队。一台起重吊车，一辆东风载重车，一辆中型客货两用车，两三辆小型翻斗车……组成了一支钢铁阵容，排列在石岸高处的碎石台阶上。假如，老天并不止于“下猛点”，而是没头没脑地愣下一场，他的这支建筑施工车队有可能遭受灭顶之灾。

从河溪石岸高处的台地，爬上沟帮子村落的庄院麦场，坡路再是曲折，总长也不过三百来米，可是老八的大车小车硬是开不上来。

纯黄土的九阶坡路，确乎狭窄酥软，而真正危险不在路况，在八九家的承包地，或说在家门父子的心上。哪一家都不允许车轱辘从他的地头轧过，压着点地畔畔也不行。实行了土地责任制，地界概念严格极了，跟当今的国与国的边界一样，主权意识愈益强烈。这一来，老八私营企业的车队，威风凛凛地驶过半个县，竟然在一条毛毛沟的河畔上灭火了。这事，已成为本县人尽皆知的一桩新闻。最生动的一笔，是那年老八翻修他的旧宅的老式窑洞和瓦屋，上百吨的红砖、水泥、木材、钢筋，等等，全都得卸在沟滩滩底下，然后用人力一点一点背上来。县城司机一个个鼻子笑歪了，沟帮子人蠢到这般地步？为此，老八给做帮工的爷儿父子付了一笔搬运费，听说还付了过路费。

愿意挣他过路费，还算好，老大连他一分钱也不挣。那回，也像今天一样，老大一根弥一根咂着香烟，圪蹴在庄耳咀咀高处，俯瞰着故事全程，哈都不哈那一团。

陡发的白雨，通常只下几十分钟半小时，要是持续两小时以上，下的就是庄稼人的眼泪。果然，随着一阵轻雷离去，雨帘悄然收卷。转眼，西川的云隙光线灿烂，而东川上空升起一道横架南北二壠的彩虹，仿佛它就是葫芦河人梦想的一座拱形大桥。

空中尚有看不见的雨滴，在无序飘零，掉脸颊上凉飕飕的。老八披件风衣重新出来了，依然是那副城里人的休闲态。望望天，瞭瞭沟，这场白雨下的不大不小，刚好。掏出打火机，啐一口。身体未及折叠蹲下，突听葫芦河深处隐隐约约传来吆喝声，河下来了！

老大慌慌地往沟底走下去。平日背剪的双手，前后摆起来，腿子

罗圈着，经过老八门前坎下，脚步顿了顿，笑说，哈，八掌柜，你晓得不？老八说，我晓得什么？老大说，沟沟里的这条河啊，这条河的龙王爷，叫魏徵那老熊斩泾河老龙时一块给斩了。老八说，哼哼，龙王爷关我什么事？老大说，是吗？水要是漫上河槽，几吨重的汽车也能像抬花花轿一样抬着走。老八抛下一支带咀的高级烟，挺大度地说，那，我到泾河滩捞呀。所谓泾河滩，离得最近也有一百公里。

哥俩随便开句玩笑。

河，说下来就下来，不就是一条大沟吗，没有太深的城府。

葫芦沟纵深二十来里，河两面粮田多是扇面斜坡阶地，一阶一阶堆叠而上，每一层都有深深浅浅的辐辏状的褶皱。迅猛而降的白雨几分钟便覆盖地表，漫坡而横溢，俗称山水。山水由每层坡地的盖堞缺口涌出，挟带饱和泥沙，泄到沟底就盛满了一条红砂岩河槽。若干条沟岔的山水汇合，便形成了滔滔浊浪，后面的浊浪驱赶前面的清流，恰似一条大蟒在追捕一条白蛇。它的身躯越吞越胀，待冲到葫芦河沟口，已经变作一条肆无忌惮的恶龙，遇见什么吞下什么。

葫芦河原有的桥，就是这样给冲走了。搞大集体那些年，河西河东的生产队，年年要造两回桥。初冬筑一座“土桥”，开春化冰就塌了；初夏架一座独木桥，夏秋之季往往被洪峰抬走。抬走再架呗，反正所伐树木是集体所有。实行了责任制，每一棵树都有归属，造桥须每家每户掏份子钱。掏了还掏，掏了还掏，大家不愿没完没了地掏下去，于是葫芦河连古老的独木桥也没啦。

幸而有更古老的列石。

可是这样的山水一下来，列石也是荡然无存。

先是，几个镇上住校的学生娃，今天恰逢星期六，学生娃奔十几里路回家，背硬面锅盔来了。娃们冒雨赶到沟道时，河头刚刚闪过，隔在那面了。接着，上县城和乡镇赶集的人，去西川东川逛亲戚的人，尤其是今个备好馒头、猪肉、礼金，到老大家贺喜吃席的客人……统统被突如其来的洪水挡在河的对岸。学生娃喊大喊妈，大和妈闻声赶来了，在河的对岸呼儿唤女。沟崖的“崖娃娃”，也在东一声西一声地回应，后来呼应不及，吵成一锅粥。

老八淡漠地俯视一河泥汤，一丝冷笑凝滞在嘴角。他曾首先发出倡议，葫芦河行政村以村民集资的办法，修一座永久性的水泥桥，没能得到反响。老大不表态，在沟帮子什么事也做不成。这会儿，你们大伙瞧瞧吧，看老八是什么水平！

瞳仁倏忽闪光。河那面，被一阵骤雨浇得闭合了的花重新绽开，红裙女子站在一个显眼位置，观赏葫芦河发水的雄奇景观。

不，她是看另一道风景。东川简易公路上，出现了一队人马，红男绿女簇拥一匹高大骏健的黑色儿马，鞍上驮一位服饰艳丽的女娃。马后面跟一辆小四轮拖拉机，彩色塑料布苫着陪嫁礼品。小四轮后面跟几杆唢呐，吹鼓手这会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已吹不成个调儿。骏马、铁驹和一行人众急急如令，往沟帮子赶来。离河溪不远，儿马打一鼻喷，蹄下霎时乱了节拍。牵马小伙向河溪瞭一眼，失声叫道，日他姐！

老八脸上阴晦的笑，化为一个云开日出的欣喜。等了几年啦，老

大,终于等到今后晌。

4

有兄弟登上了红砖房院门前的场阶。

沟帮子老六,脸上笑咪咪的,完全像一无事串门的闲人。老八当然晓得,做了多年的村科研站站长的老六,是谁的贴心人就不用说了。

老六笑说,你这么蹶着,几锅烟功夫一动不动,蹲的工夫好深!老八啐一口。老六说,困在沟底里的人,哭的哭,叫的叫,当老板的人看着也不管管?老八冷淡道,老天为难人哩,我有什么办法?我又不长翅膀。说着发老六一支烟。老六点着,长长吮一口,说,你一个大名鼎鼎的公司老板,县上评的优秀农民企业家,遇这么点碎事没一点办法了?老八说,你硬要一个办法的话,有,让他们拢一堆火,烤到明个早起,河大概就消了,再搬些大石头来,摆上一行列石。老六干咳一腔。老六明白,八掌柜的车队开回老家,常常泊在河滩滩里过夜,掏钱雇村人守夜,守夜人拢一堆柴火,彻夜彻夜烤火,反正老八有的是钱……他这是给爷儿父子记下仇喽。

河对岸被洪水阻隔的人,如白雨发作前的蚂蚁、甲虫,乱攘攘没点头绪。马鞍上穿红着绿的新娘不肯下马,她今天做一回皇后,一辈子最尊贵的一天,讲究鞋底底不沾一星土,何况,现在地上尽是稀泥。而河的这一边的岸上,老大家三娃顾不得新郎做派了,邀一伙后